



碧石
血洗
银枪

(下)

台湾

古龙
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8
00

鄂新登字05号

碧血洗银枪

(台湾)古龙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832-X/I·693

定价：(上、下册) 8.80元

内容提要

武林怪地碧玉山庄不但出美女,而且个个武功神奇。碧玉夫人要选女婿,武林四公子不远千里前来赴会,吃酒赏梅,却当场毒死二人。是谁做的手脚?种种迹象表明是马如龙。凶手到底是谁?武林出现了一场正直与邪恶错综复杂的争斗。本书情节曲折、语言生动、文字秀丽。实属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古龙先生的又一力作。

下册目录

十八、吃盐的人	1
十九、有所必为	8
二十、别无选择	19
二十一、义无反顾	28
二十二、绿雾非雾	35
二十三、不老实的老实人	42
二十四、开门迎客	48
二十五、死 巷	56
二十六、死 地	63
二十七、黑 石	76
二十八、死谷传奇	87
二十九、盛 宴	96
三十、裁缝胭脂花轿	103
三十一、神奇的裁缝	112
三十二、洞 中	123
三十三、华屋恶夜	129
三十四、恶夜惊魂	140
三十五、三更天	147
三十六、死 谷	154
三十七、疑云重重	160
三十八、解 答	166
尾 声	177

十八、吃盐的人

这天晚上，马如龙也像平常一样，打地铺睡在床边，他睡不着。

谢玉仑也没有睡着。

他忽然听见她在叫他：“喂，你睡着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睡着了的人是不会说话的。

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？”谢玉仑又在问：“是不是也在想那个人的事？”

马如龙故意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那个地保既然练过武，你想他以前会不会是个江洋大盗，那个来买盐的人就是他以前的同党，到这里来很可能又是在准备计划做件案子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做案子跟买盐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有什

么关系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说不定他们是准备来抢这家杂货店，买盐就是为了来探路！”

马如龙忍不住问道：“我们这家杂货店有什么值得别人来抢的东西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有一样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一样什么东西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我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认为他们要抢你？”

这次他没有想要笑的意思，因为他已想到这不是绝无可能的。

谢玉仑忽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也许你是真的不知道我是谁，可是你一定要相信，如果我落入了那些恶人手里……”

她没有说下去，她仿佛已经想到了很多很多种可怕的后果，过了半天，她才轻轻的说道：

“虽然我一直猜不透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可是，这些日子来，我已经看出，你不是个坏人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帮我去查出那个人的来历。”

“我怎么去查？”

谢玉仑忽又冷笑：“你以为我还没有看出你也是个会武功的人，就算你现在是个杂货店老板，以前也一定在江湖中走动过，而且一定是个很有名的人，因为我看得出你武功还不算太差。”

马如龙不说话了。

一个练过十年武功的高手，有很多事都跟平常的人不同的，他相信她一定能看得出，因为她每天都正盯着他看。

她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可看。

谢玉仑又在盯着他看：“如果你不替我去做这件事，我就……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就怎么样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我就从现在开始不吃饭，不喝水，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！”

这是一着绝招，马如龙当然不能让她活活的饿死。

谢玉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马如龙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要我什么时候去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现在，现在就去。”

她想了想，又道：“你可以换身黑衣服，找块黑布蒙着脸，如果被人发现，有人出来追你，你千万不要直接逃回来，我知道你也不想让别人看出你的来历。”

这些江湖中的勾当，她居然比他还内行。

谢玉仑又道：“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做，这些事我虽然没有做过，可是有个江湖中的大行家教过我。”

她又叹了口气：“我宁愿半死不活的躺在这破杂货店里，只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有人会来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所以你千万不能让别人找到这里来，否则我们两个都死定了。”

马如龙只有听着，只有苦笑，他一辈子没有做过这种偷偷摸摸的事，可是这一次他非去做不可。



夜已深，贫苦的人家，为了白天工作辛苦，为了早点休息，为了节省烧油，为了他们唯一能够经常享受的欢愉，为了各种原因，总是睡得特别早的。

黑暗的长巷，没有灯火，也没有人。

马如龙悄悄的走出了他的杂货店，他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衣服，而且用黑布蒙起了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他知道陶保义住的那栋屋子，他偶尔也曾出来走动过，用红砖砌的屋子，一共五间，三明两暗，灯却已灭了。

屋子后面有个小院，院子左边有个厨房，厨房边是间柴房，中间有口井。

马如龙又施展出他已久未施展的轻功，在这栋屋子前后看了一遍，他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到。

陶保义的妻子还年轻，他总不能把别人的窗子戳个洞去偷看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。



谢玉仑还睁大了眼睛在等，等他回来，就睁大了眼睛，听他说完之后，才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我错了，”她叹息着道：“我刚才说你以前在江湖中一定是个名人，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，江湖中的事，你好像连一点都不懂。”

其实她没有错，名人未必是老江湖，老江湖也未必是名人，马如龙并不想反驳这一点，他已经去看过，已经算交了差。

谢玉仑却不同意。

“不该看的地方也许去看过了，该看的地方你却沒有看。”

“什么地方是该看的？”

“你到厨房里去看过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马如龙不懂：“我知道厨房里没有人，为什么还要去看？”

谢玉仑道：“去看看灶里最近有没有生过火。”

马如龙更不懂，灶里最近有没有生过火，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

谢玉仑又问：“你有没有去看过那口井？井里有没有水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去看？”

“因为没有火的灶，没有水的井，通常都是藏人的好地方，里面，都可能暗道秘窟。”

马如龙叹了口气：“教给你这些事的那位大行家，懂

得的事并不少。”

谢玉仑道：“现在我已经把这些事教给你了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是不是还要我再去看一次。”

谢玉仑道：“你最好现在就去。”



灶虽是热的，灶里边留着火种，灶上还热着一大锅水，井里却没有水，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藏在井里。

马如龙还是看不见。

他很小的时候就练过壁虎功，要下去看看并不难。

可是如果人真的藏在井里，他一下去，别人就会先看见他，只要一看见他，就绝不会让他再活着离开这口井。

也许他可以躲开他们的出手一击，也许他还可以给他们致命的一击，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

他连一点理由都想不出。

他又准备定了，准备回去听谢玉仑的唠叨埋怨。

现在他虽然还没有做丈夫，却已经能够了解一个做丈夫的人被妻子唠叨埋怨时到底是什么滋味。

他还没有走，忽然听见井底有人冷冷地说：“张老板，你来了吗？”

声音嘶哑低沉，正是那个买盐的人，他还没有看见别人，别人已经看见了他。

马如龙苦笑：“我来了！”

买盐的人又道：“你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下来坐坐？”

马如龙本来还可以走的。

可是别人既然已经知道他是谁，就算他现在走了，别人早晚还是会找到他的“张记”杂货店去。

亡命的人，绝不要别人发现自己的隐秘，马如龙很了解这点，因为他是个亡命的人，他只有硬着头皮说：“我下去。”

黑的深井里，忽然亮起了一点火光，井底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那买盐的人，另一个却是吃盐的人。

这个宽肩，长腿，广额，高颧，本来一定是一个很魁梧高大的人，现在却瘦得不成人形，全身的皮肤都已干裂。

奇怪的是，他一直都在不停地喝水。

喝一大口水，吃一大把盐，吞一个生鸡蛋，他非但不怕咸，没有被咸死，喝下去的水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他的皮肤，看来就像是干旱时的土地一样。

十九、有所必为

——买盐的人正在喝酒，只有这瓶米酒，是他为自己买的，他一小口，一小口，慢慢的喝。

他喝酒时的样子，就像吝啬鬼在付钱时一样，又想喝，又喜欢喝，又舍不得，因为他不能喝醉。

因为他一定要照顾他的朋友，照顾那个不怕咸的吃盐人。



井底远比井口宽阔得多，里面居然有一张床，一张几，一张椅，灯在几上，吃盐的人躺在床上。

买盐的人坐在椅上，静静的坐在那里。

看着马如龙用壁虎功从井壁上滑下来，他拿着酒瓶的手巨大粗糙，指甲发秃，无疑练过朱砂掌一类的功夫。

他的椅子旁边有一根沉重的竹节鞭，看来最少有四五十斤。

可是他没有向马如龙发出致命的一击！只不过冷冷地说：“张老板，我们就知道你迟早会来的，你果然来了。”

“你知道我会来？”马如龙想不通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买盐的人又喝了口酒，一小口。“如果我开杂货店，如果有人每天来买两斤盐，我也会觉得奇怪。”

他冷冷的笑了笑：“但是一个真正开杂货店的人，就算奇怪，也不会多管别人的闲事，只可惜你不是。”

“我不是？”

“你本来绝不是个杂货店老板，”买盐的人道：“就好像我本来绝不会到杂货店买盐的。”

“你看得出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你来查我的来历，我也调查过你。”

买盐的人慢慢的接着道：“你本来应该叫张荣发，在这里开杂货店已经有十八年，你有个多病的妻子，老实的伙计，你这个人一生中从来不喜欢多事。”

他忽然叹了口气：“只可惜你不是张荣发，绝对不是。”

马如龙又问：“你怎知道我不是张荣发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因为你的指甲太干净，头发梳得太整齐，而且，每天洗澡，因为我已经查出张荣发以前绝不是

个爱干净的人。”

马如龙没有辩驳，也无法辩驳。

这个人无疑也是个江湖中的大行家，这在马如龙还没有发现他可疑之前，他已经发现这一家杂货店可疑了！

“如果你不是张荣发，那么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冒张荣发？真的张荣发，又到哪里去了？”

买盐的人接着道：“这些问题我也曾想到过，想了很久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想得通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我只想通了一点！”

马如龙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这件事绝对有周密的计划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极周密的安排。

“你能扮成张荣发，能瞒过十八年来天天到你们杂货店去买东西的老邻居，绝对经过极精密的易容。”

他说话很肯定：“江湖中精通易容术的人虽然为数不少，可是能做到这一步的，普天之下，绝对只有一个。”

这个人当然就是玲珑玉手玉玲珑。

买盐的人接着又道：“玉大小姐说至少已有二十年没有管过江湖中的事了，能够让她再度出山，重展妙手的也只有一个人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绝对只有一个？”

买盐的人点头道：“绝对只有一个，除了江南俞五之外，绝对没有别人能够请得到她。”

马如龙苦笑。

他终于明白，世上绝对没有真真正正全无破绽的计划，也绝对没有永远能够瞒住别人的秘密。

只可惜他还是找不出邱凤城的破绽在哪里。

买盐的人又道：“你经过如此缜密的安排，费了这么大苦心，来假冒一个杂货店的老板，可见你也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个亡命的人，也在躲避别人的追杀搜捕。

“想要你这条命的人，一定比我们的对头更可怕。”

他笑了笑又道：“既然同是江湖亡命人，我又何必苦苦追查你的隐私？你本来也不必来追查我的，所以我还是天天到你店里买东西。”

马如龙叹了口气：“我本来也不想来的。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可惜你已经来了。”

马如龙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想杀了我灭口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你能要江南俞五替你办这件事，当然也是个有来历的人，就算我想杀你灭口，也未必能得手。”

他忽然又笑了笑：“如果你真是我猜想的那个人，只要我一出手，说不定反而会死在你的手里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猜想的那个人，又是谁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马如龙，天马堂的大少爷，白马公子马如龙。”

马如龙的心在跳。

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脸上已经过玉手玲珑的易容，别人一定立刻就会发现他的脸色已变得很难看。

只不过他还是不能不问：“你怎么会想到我就是马如龙？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我有理由。”

他的理由是——现在江湖中被人搜捕最急的就是马如龙，能让江南俞五出手相助的也只有马如龙。

他说：“现在江湖中的三大家族，五大门派，已经出了五万两黄金的赏格来找你，为你出动的一流高手，至少已有五六十个。

“只有丐帮的弟子，始终不闻不问，根本没有管过这件事。”

丐帮弟子的人数最多，地盘最广，眼皮最杂，消息最灵，丐帮的耗费最大，五万两黄金的数目不少。

买盐的人接着又道：“他们为什么不管这件足以发财的事，那当然是因为俞五爷跟你有关系。”

马如龙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道：“这些话你也不该说的。”

买盐的人道：“是不是因为我说出之后，你说不定也想杀了我灭口？因为你可能会认为我也想要那五万两黄金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不想？”

买盐的人回答得干脆而肯定：“我不想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买盐的人还没有开口，吃盐的人忽然道：“因为我。”

他一直都在吃盐，最咸的粗盐。

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世上有人能吃这么多盐。

两斤粗盐他已经吃了一半，十个生蛋也吞下了肚之后，他的脸上才有一点血色，才能开口说话。

他说：“二十年来，想要我这颗头颅的人也不比你少，被人冤枉是什么滋味，我也尝过。”

他看来虽然是很衰弱，可是他说话时仍有一种摄人的豪气：“五万两黄金虽然不少，我还没有看在眼里！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也是被人冤枉的？”

吃盐的人道：“因为我信得过俞五，你若不是冤枉，第一个要你命的人一定就是他！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吃盐的人道：“我也跟你一样，是个被冤枉的人，是个头上有赏格的人，是个不得不像野狗般躲着不敢见人的

人。”
“因为我们都不想死，就算要死，也得等冤枉洗清之后再死。”他也笑了笑，笑得悲壮而凄凉：“至于我的名字，你最好不要问。”

马如龙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又看看那买盐的人，忽然坚决的道：“我相信你绝不会出卖我。”

吃盐的人道：“我也相信你。”他伸出了他的手，他的手也像他的朋友一样，粗糙巨大，冷得就像是一块冰。

可是马如龙握起他的手时，心里却忽然有了一股温暖之意。

吃盐的人又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走，我不拦你。”